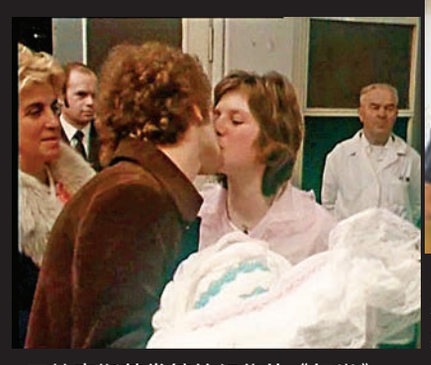
掠影探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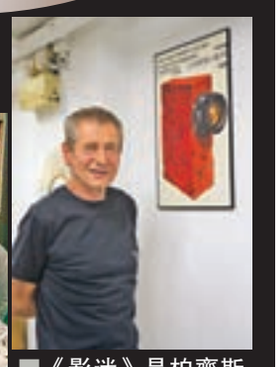
柏齊斯基 以鏡頭記錄歷史性時刻 在攝錄真相與展示人性中糾結

眼睛是靈魂之窗，通過眼睛我們接收外來的信息，也傳遞內在的精神世界。畢業於洛茲電影學院的波蘭攝影師柏齊斯基（Jacek Petrycki）年過七十，人生超過五十年的時間都在爲不同電影和紀錄片掌鏡，也是已逝著名波蘭導演奇斯洛夫斯基御用攝影師兼好朋友。柏齊斯基在影視世界中不斷接觸的新事物，讓他開闊了眼界，同時給觀眾帶來了精彩的世界。早前，柏齊斯基應香港國際紀錄片節的邀請舉辦紀錄片攝影大師班及爲紀錄片《流浪的靈魂》進行映後談。 文：陳儀雯

■柏齊斯基喜歡用一種有趣的角度去捕捉故事。



■柏齊斯基掌鏡的紀錄片《初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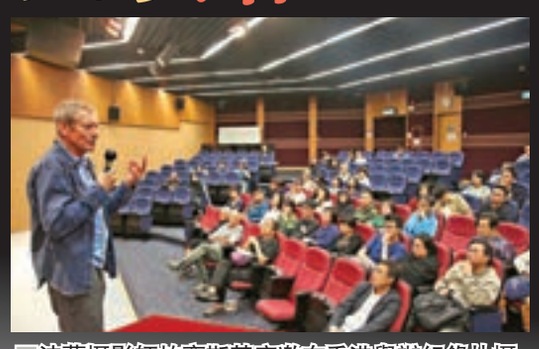
■《影迷》是柏齊斯基與導演奇斯洛夫斯基合作的其中一部紀錄片。

其實，「某程度上，他在某些部分成就了我。」和奇斯洛夫斯基第一次合作時，柏齊斯基是一個攝影師的助理，其後他們就展開了長期的合作，柏齊斯基形容這段關係是一同在大時代背景下見證、記錄波蘭的小故事，而在拍攝、創作的背後，他們剩下的是友誼。「奇斯洛夫斯基不是一個很懂得衡量一個攝影師能力的人，但是他很懂得判斷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我們互相都感覺得到彼此在思想上的貼近。」比柏齊斯基大六年的奇斯洛夫斯基，在互相合作當中，柏齊斯基特別欣賞他的眞實。「他很現實，也很誠實。誠實是他主要的性格。」柏齊斯基認爲這與他作品的吸引力很有關係。

掌鏡始於不穩定的政局

據柏齊斯基形容上世紀六十年代的波蘭，接收的資訊多靠電視以及其他媒體的官方的報道。而柏齊斯基正值這個時候認識了一班年輕的紀錄片製作人，他們嘗試用紀錄片提高人們對眞相的認知。能夠接觸新的媒介、用自己的視角給觀眾呈現事實、開拓觀眾的視野，讓柏齊斯基深感着迷。「作爲製作團隊的一分子，我很希望給觀眾呈現一直被隱藏的一面。」

拍攝紀錄片的旅程開始在東歐局勢不穩的年代，讓柏齊斯基用鏡頭見證了不少歷史性的時刻。他曾經給英國導演拍攝有關巴爾幹半島的衝突或遠赴中東和非洲等地拍攝當時的戰事。他憶述，從七十年代開始波蘭泛起了寫實電影的浪潮，漸漸在影像中看到社會、世界政治、國際機構的謎團被打開，柏齊斯基從中受到很深的啟發。隨着波蘭發起了社會運動，經過各種鬥爭，他亦以一雙眼睛、相機的鏡頭見證和記錄了波蘭的改變。



■波蘭攝影師柏齊斯基應邀在香港舉辦紀錄片攝影大師班。

戰爭中沒天使也沒魔鬼

鏡頭的背後柏齊斯基收穫不少故事、體驗，但也遇過兩難局面。紀錄片《The Unforgiving》記下了一個失去小孩的波斯尼亞家庭，家人懷疑小孩被另一個國籍的人綁架，並開始徹查眞相。製作過程中，柏齊斯基看到一個行動不便的老女人站在馬路旁邊將石頭向一個小孩拋砸過去，他掙扎是否應該將錄影機放下作出阻止，還是應該將這個眞相記下，給觀眾展示。「這是我第一部揭示世界殘忍一面的紀錄片，兩者之間其實沒有天使也沒有魔鬼。因爲要是有戰爭發生的話每一個人都是魔鬼。」

柏齊斯基記得當這部紀錄片準備放映的時候，無論是塞爾維亞還是波斯尼亞人都不願意將紀錄片播放，因爲都記下了他們的黑暗。柏齊斯基坦言這是讓他最深刻的一個畫面，因爲這讓他反思作爲一個攝影師、更是作爲一個普通人要展現什麼樣的人性。

「我不是一個善於創造漂亮畫面的攝影師，我更是一個對於眞實故事感興趣的人，並將它們與世界連接。」柏齊斯基認爲拍攝固然需要一定的技術，但是技術卻往往是離他最遠的，在他看來技術、情緒和腦袋是互相聯繫，但更需要一個人的靈魂去表達。「每一次拍攝我都在學習有關世界和人性的一部分，我嘗試去感受更多的感受。」

柏齊斯基認爲經歷了五十年的拍攝，他在這方面變得相當有直覺。 柏齊斯基也提到，拍攝紀錄片和一般電影並不一樣，因爲在拍攝眞實的故事的時候，不能去創造一個適當的光線，而是完全基於當刻發生的事和環境去拍攝。「困難的是所有戲劇性時刻都會在同一個時間發生，所以我都會兩隻眼睛同時使用。我會用一隻眼睛去看周圍的環境，另外一隻眼睛來建立一個故事。」柏齊斯基說。

馬浚偉自導自演《生前約死後》以親身經歷講述傷痛與釋懷

■馬浚偉與顧美華飾演母子，精湛的演出令人讚賞。

改篇自導演馬浚偉與親母親身經歷的電影《生前約死後》，先以舞台劇形式於今年1月在香港藝術中心壽臣劇院公演，觀眾反應十分熱烈。之後，導演將《生前約死後》搬上大銀幕，電影版邀請到國際級影后顧美華演出「母親」一角，兩人再續母子情，電影已於昨日在香港上映。

馬浚偉首部自編自導自演的作品《生前約死後》，故事是講述男主角吳家偉（馬浚偉飾）因母親阿梅（顧美華飾）在她26歲時確診患上鼻咽癌與世長辭，而變得更沉默，終多年來他自怨自責，罪咎感令他被抑鬱、驚恐所吞噬。終有一日，他下了一個重大決定，去做一件期待已久的事……家偉的主治醫生美思（余香凝飾），自小被父親拋棄成為孤兒，家偉對母親的思念之情在她眼中，只是微不足道的事，她的冷漠與家偉對家人的愛形成強烈對比。但在家偉的幫助下，美思最終彌補了多年來的親情缺憾。

電影將帶你出席一對橫跨20年母子愛與痛交纏的生死約會，見證一個兒子從自怨自責放棄人生，最終釋懷放下重新上路的成長故事。導演馬浚偉希望透過這部電影，與更多觀眾探討成長、親情、生死、永恒及愛，更願他的經歷能啟發曾經有着同樣傷痛的朋友，令他們得到釋懷，從而去面對往後的人生和關愛仍然在世的親人。 文：黃依江

■余香凝在片中飾演一名醫生。

■電影已於昨日在香港上映。

送《生前約死後》換票證

香港文匯報WEN WEI PO

由高先電影有限公司送出《生前約死後》電影換票證20張予香港《文匯報》讀者，有興趣的讀者請剪下《星光透視》印花，連同貼上$2郵票兼註明「《生前約死後》電影換票證」的回郵信封，寄往香港仔田灣海旁道7號興偉中心3樓副刊部，便有機會得到戲飛兩張。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星光透視 印花

好戲連場

《再見UFO》成長裡的念念不忘

看着電影海報上的主角名字，蔡卓妍、徐天佑、黃又南這個演員組合，可能會讓你想起《這個夏天有異性》？還是《一碌蔗》？都是於千禧年代初出道的幾個名字，至今可能已成為一代人的集體回憶。如今在新片《再見UFO》（圖）中，也是訴說着城市人追尋心中一份念念不忘的回憶。

若對香港電影有情義結，相信都對「UFO」這名字充滿情懷，它盛載着港產片盛世濃濃的本土情懷，記載着很多香港人的大城小事。雖然本片所提的「UFO」非指這個香港電影品牌，但碰巧電影故事裡橫跨的年代，跟「UFO」的香港電影黃金年代不謀而合。若說故事是講三位主角對童年目睹UFO出現的事件回憶，作為觀眾看着戲中主角成長歲月的經歷，其實也是看着香港人對昔日黃金歲月的集體回憶。從上世紀八十年代的華富邨事件開始，金融風暴、香港回歸、直到2003年的4月1日，前後橫跨二十多年的時間，留下香港人多段難以忘記的歷史回憶。

除了以事件帶觀眾遊走香港歷史時光，戲中主角的友情也寫得好，透過世事變化反映出三人成長的價值觀各異，從而互有離合，在歲月中經歷迷失及成長。縱使你我都未必見過UFO，但觀眾一路看下去，都會把自己的情感投射到劇情上，當中的UFO就是你我曾經所深深相信過的信念，可能會被人嘲笑、沒人相信你、沒人認同你，但你還會記得當初曾經一起經歷的同路人，仍然掛念那個懷着初心的自己。

《再見UFO》是一部帶觀眾回看自己成長歲月的電影，當中有喜、有悲，但可喜的是我們到今天依然活得好好的。也許當中這份就是所謂的「香港人精神」，觀眾不難將自己人生的經歷和情感代入到電影當中，面對世界的殘酷和現實，也別忘記最原本的自己。 文：艾力

星影閑溜

老千的愛是否真實？

很多人很憎老千，當然這是正常的反應，相信每一個人在世上也許會有至少10次被老千欺騙去錢財欺騙去感情便去工作欺騙去信任，任何年紀也有機會遇上老千，電影裡面有很多套電影也會以老千的題材出現，但今次介紹的這套電影，雖然題材是老千，但內心更深層次，說到一個老千到最後會否遇上自己最難的決定，就是用愛騙取自己的真情。

根據尼古拉斯西亞力（Nicholas Searle）暢銷小說改編的電影《騙局謊情》（圖），由金像得主比爾干頓（Bill Condon）執導，講及職業老千Roy Courtnay（伊恩麥基倫飾）在網上認識到富婆Betty McLeish（海倫美蘭飾）簡直不能相信自己的好運氣。Betty向他打開了自己的心房和家裡的大門，然而Roy驚覺自己對女方愈來愈上心，令這個早已預謀好的騙局變質成他人生中最危險的決定。

最終究竟是自己欺騙了自己還是被別人欺騙了自己真正的感情，做了老千之後到頭來是否為愛情破戒呢？！就我個人而言，他們屬意打從心底裡自己每一句說話也欺騙自己，為了完成自己作為老千賺取的生活費，絕對連自己家人也欺騙，甚至乎沒有理性地出賣家人，真正的老千是沒有愛情的，所以他們大多數也是孤獨，年輕時也不用太擔心因為作為一個老千絕對可以欺騙很多金錢吃喝玩樂，但到老了之後開始活動能力減少，就需要一些人真心關心自己，這個就是老年的老千最大的危機；試幻想一下，當你年紀老邁的時候沒有一個真心對你的關心你，相信這是多麼的可憐！電影可以看看作為娛樂！但真的不要相信作為老千的生活是快樂無比！我相信作為一個路癡的生活絕對是孤獨痛苦的。 文：路芙

導演：比爾干頓
演員：海倫美蘭、伊恩麥基倫、羅素托維、占卡特
支持指數：★★★
好睇指數：★★★★
感動指數：★★★★（以5星為滿分）

星視評

《多功能老婆》的疲態

《新紮師妹》究竟有多成功？就是即使過了十幾年之後，儘管改了名字，身份亦由女警轉換成全職師奶，但楊千嬅在《多功能老婆》（圖）中仍然是方麗娟，一樣是沒有機心得有點白癡，但又憑着一份率真而得到一眾男演員喜愛。如果你好喜歡《新紮師妹》的方麗娟或《志明與春嬌》的余春嬌，這齣劇集，只適合喜歡一成不變的楊千嬅死忠Fans收看。

每個演員、歌手以至創作人都有「生命周期」，只有不斷「進化」才能延長自己在娛樂圈壽命，否則不出三幾年就會由觀眾的記憶中消失。當中的佼佼者大概是謝霆鋒：由叛逆歌手轉型至動作演員再化身成Chef Lemon。他每一次轉換身份，都為他重新凝聚消散了的人氣。然而楊千嬅卻是異數：當年憑着「傻大媽」走紅，今日仍以「傻大嬸」形象示人。《多功能老婆》一劇顯然要複製《新紮師妹》和《志明與春嬌》的情懷：角色配搭上，許紹雄加上黃浩然（更分別在《新》和《多》中同被稱為劍雄）；至於楊千嬅所飾的藍飛，跟有錢仔榮浩田（周柏豪飾）的「姐弟戀」情侶組合，更是將兩套電影的元素共冶一爐。

一直以來，感覺率性，是楊千嬅的賣點。她那種帶着魔性的豪邁笑聲，當然有人看得不爽，但總體來說也受到觀眾歡迎。這是她成功之處，同時為她帶來限制：她每個角色，都是情緒平穩時就木無表情（卻瀕臨忍不到笑），亢奮時則露出「腰果眼」和牙肉暴現的大笑。當人氣偶像時當然可視為獨特的標記；但當青春耗盡要轉型實力派時，就立刻變得不堪入目。對於少入戲院睇港產片的觀眾，反而因為楊千嬅今次拍劇「入屋」，將演藝上的「疲態」盡現人前。

另一敗筆是，角色之間似乎仍未見火花，楊千嬅與朱晨麗和陳煒理應要有啜核抵死的交流帶動劇情，但演起來她們卻像三個扮熟的普通朋友。反而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落在配角陳庭欣身上。這位前港姐冠軍雖然沒有高雅氣質，而且獲分配都是戲份不多亦不討好的角色，但她都演得很專業投入。如她在《多》飾演的「假正經、真淫蕩」秘書，簡直是揮灑自如，對異性有完全玩弄於股掌的氣場；對同性（藍飛）亦盡顯輕蔑與挑釁。要不是有陳庭欣，可能《多》的可觀性又會再差一點。 文：視撈人